

娜嬛珍珍

要重视孤本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刘文典批校〈庄子集释〉影印本》出版

王星

1939年,时任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1891年-1958年)出版《庄子补正》。学问浩如烟海的“三百年来第一人”陈寅恪以大序赞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古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当时及后世学人眼中,刘文典则是一部《庄子补正》,便论定了庄学之江山。

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无人知晓,在这部经典之外,刘文典还曾批校过一部《庄子集释》,其庄学思想如点点星辉,散落于各页码之边角与字里行间。

《刘文典批校〈庄子集释〉影印本》(刘大伟、张昌山主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以下简称《影印本》)的出版,让隐逸于历史硝烟与文脉深处的刘文典《庄子集释》批校本犹如涂上一层神奇的显影液,出现在了当下的学术视野之中。

成书于1894年的《庄子集释》,是清末名儒郭庆藩关于庄子研究及《庄子》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也曾是民国期间学界极为推崇的庄学典籍之一。作为那个时代已然公认的庄学权威之一,不难猜知,刘文典应该深入研究过,但不知何故,他从未在任何著作中提及,后世关于刘文典的研究中,也未见相关明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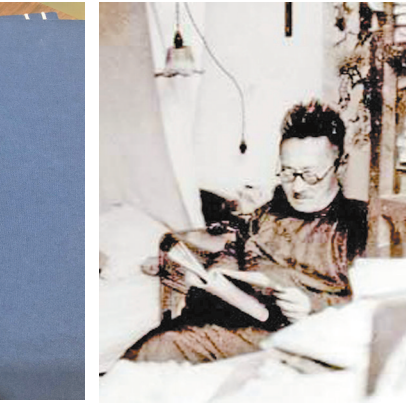
其实,在颠沛流离的数十年中,刘文典身边一直携带着一部《庄子集释》,并随时研读,还随时在书中做点校、注、批、记,记录下了自己大量的学术思想。查阅《影印本》中批校本所作批语,标明时间处有三:



一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月,题已注明“点毕”;二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于“北平寓斋”再题记;三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于昆明“小长安之学稼轩”又题记。由此可见,批校本原件的“诞生”,已近整整百年,不但是孤本,更是善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典最早在1926年即已“点毕”之后的年代里,却依然在不断地补充,直接显示出的时间跨度已有16年,实际肯定还不止。这个跨度,显然起于写作《庄子补正》之前,而在出版《庄子补正》已然奠定庄学权威地位之后,刘文典并未将《庄子集释》束之高阁,仍是钻研不绝,批校不断。

从批校内容的篇幅来看,每一则短则十余字,长则数百言,皆以蝇头行楷工整书之,极少有涂改之迹,亦可见刘文典胸有成竹,下笔有神。整套《影印本》共8卷,布面、线装,古韵典雅,设计精良。通过影印册页可以看出,唯首册封页略有破损外,余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如新。



《楚辞》《荀子》《韩非子》……各类古籍反复出现,各处句章信手拈来,随时与《庄子集释》中的相关内容加以对照、分析。在那个极为动荡的年代,查阅典籍非常不易,更关键的是,早在辗转入滇赴任西南联大途中,刘文典的几箱藏书已于香港遗失,因此,我判断,这些引述与参照内容,肯定大都在刘文典“肚子”里,他是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了信手拈来,其渊博学识由此可见一斑。

从批校内容的篇幅来看,每一则短则十余字,长则数百言,皆以蝇头行楷工整书之,极少有涂改之迹,亦可见刘文典胸有成竹,下笔有神。整套《影印本》共8卷,布面、线装,古韵典雅,设计精良。通过影印册页可以看出,唯首册封页略有破损外,余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如新。

历百年而能如此完好,何人之功?据《影印本》前言透露,云南美术出版社印

采用的批校本原件,来自于昆明古籍书店。

原来,2016年,云南本土青年学者、收藏家龙美光受《藏书报》邀约,前往昆明古籍书店探访,偶然发现了这部刘文典先生批校过的《庄子集释》,作为“镇店之宝”,“供奉”于店中。对西南联大大师群体多有研究的他欣喜若狂,很快,便在《藏书报》的约稿中,披露了此事。

当年12月,刘文典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在云南大学举行。刘文典哲嗣刘平章先生得知消息,立即与人前往古籍书店一探究竟。“跑了好几趟,经历了许多波折,结果不让看!”今年已是87岁的刘平章回忆说。对于这部刘文典先生批校过的《庄子集释》,书店方面一开始态度极为谨慎,即便对于大师后人,也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后来,在云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刘大伟和时任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的极力推动下,批校本原件被借了出来,《影印本》得以出版,这大套8卷的《影印本》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支持。

梳理近年来刘文典学术思想与文化遗产的研究、出版及传承中,在我看来,经历了几个重要的事件。第一是1999年,云南大学与安徽大学合作,共同出版了第一套《刘文典全集》,彼时,刘文典之名,仍停留于学术圈内;第二是2008年,章玉政推出《狂人刘文典》,首次在大众传播领域,让许多普通读者知道了刘文典;第三是2013年,在原全集基础上增补近40万字新发现著作,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了新版《刘文典全集》,共五大册,280万字,由著名学者诸伟奇教授和刘平章先

生共同整理、主编。

至于第四个重要事件,我认为便是如今《影印本》的出版。细读书中各页边角批注之内容,不难看出,有些已为之前出版的《庄子补正》所吸收,也有不少已然溢出《庄子补正》范畴,由于是在前人原著上批校,字数自是不会太长,约30000字左右。尽管如此,也足以说明尽管战乱不断,颠沛流离,但刘文典仍潜心学术,对庄子的研究从未停止。这种学术精神,在当下尤为匮乏。

走笔至此,我想,这套《影印本》保护与出版、传承的路径已经很清晰。刘文典的《庄子集释》批校本原件,在昆明古籍书店保护得非常好,几乎堪称“完璧”,但仅仅藏之深山般的“严密保护”显然远远不够。保护目的何在?自然是研究与传承,自然是让它尽可能地泽被于当下,流传于后世,而以影印本的特殊形式公开出版,无疑,是最为妥帖的方式,让今天的我们不仅能读到一代国学大师那些闪烁的思想光芒,也能直观地看到他手书的原貌,并从古雅隽永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他当年在那个特定历史年代里的心境与际遇。

在与我交流《影印本》的相关情况时,因一部《狂人刘文典》而进入学术研究与文史写作领域的章玉政透露:《庄子集释》之外,刘文典全集里未曾收录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最近也得以发现,那便是藏于台北科技大学图书馆的《论衡校注》手稿,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期待它也能尽快面世。

读书随笔

以军人之笔 写歼-10之父

——读报告文学《宋文骢》

井岗



段平新著《宋文骢:从游击队员到歼-10之父》(以下简称《宋文骢》),很好地把握住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经反复修改,五易其稿,最终完成,读来令人精神振奋。作者将小说创作的手法与技巧运用到报告文学中,在文本结构、人物刻画、语言运用上反复打磨,使之大大增强了作品主人公的精神高度与思想纬度。为写好这部作品,段平新下了走访调查功夫。他多次往返于昆明、大理、沈阳、哈尔滨等宋文骢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获取第一手资料。宋文骢的事迹材料极为丰富,经作家认真剪裁,突出了宋文骢的辉煌业绩。《宋文骢》详细记述了中国航空科学技术领域的优秀带头人宋文骢光辉感人的一生,他曾从事歼-8、歼-7C、歼-10飞机的研制,是中国飞机设计技术性能气动布局专业组创建人之一,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因功勋卓著,当选为2009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作为总设计师,他把自己的生日改为歼-10战斗机的首飞日。说也凑巧,歼-10首飞18周年纪念日前一天,2016年3月22日,宋文骢走完了他86岁辉煌的人生旅程。

优秀的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号角,历史的见证。作者作为一名军人,遇到与自己精神高度契合的创作素材,自然会引燃其强烈的表达欲望,《宋文骢》20万字,就有对战争、对武器装备和全球军事动态的高度关注。段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国家战略角度切入,将军事尖端武器的研制关涉到国家安全、捍卫祖国领空、维护国家尊严的宏大视角来叙写,将歼-10、歼-20等尖端战机研制,及列装空军的重要性展示出来。宋文骢的研究成果,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空军实力与军事布局。因此,作者从国际大视野,时代大背景来陈述空军对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地位。作品开篇就从陆军、海军、空军的发展对比中指出“现代战争中,谁掌握了制空权,就等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甚至就取得了战争的主导地位。”接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五次中东战争等实例中说

明性能优良的战机是制胜的法宝。

面对宋文骢这样一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怎样才能把他写得逼真传神,富有感染力,考验着作者的创作水平。作者不是把他当神来写,而是从他学生时代的生活细节写起,点到他在教会学校学习了英语和法语两门外语,这为他后来被调入“边纵”司令部情报处和进入军事院校深造创造了条件。进入科研一线后,宋文骢从大局出发,立足国情,走在战机研发的前列,以一名科学家的胸襟、情怀、胆识与气度,带出一支勇于创新脚踏实践的科研队伍。面对人生逆境,宋老从不言败,最终在先进战机的研制上大功告成。

段平是一个善讲故事的人。每个章节都围绕飞机来说事。《宋文骢》在情节的设置、文字的打磨和细节的雕琢上,精致入微,包括每个章节,都冠以四字标题,排列整齐,纲举目张。整件作品结构均衡,首尾勾连,前后呼应,在谋篇布局上匠心独运。在《前言》部分就直奔主题,强调空军的重要性,以倒叙的手法讲述宋文骢在军事重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画出他在中国航空科学技术领域的卓越贡献:他是中国飞机设计技术性能气动布局专业组创建人之一,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他长期从事歼-8、歼-7C以及歼-10飞机的研制,被誉为“中国歼-10之父”。从正文开始,基本按宋文骢少年时代心怀祖国壮志、中年奋发澎湃强国雄心、老年登顶研制国之重器的时间顺序安排故事情节,中间有插叙、倒叙、补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宋老长期蓄集力量,为的是一展宏图,报效祖国。带领一个充满活力的优秀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自主设计制造出第三代战斗机——歼-10。歼-10的成功研制及列装空军,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先进战机跻身于世界航空先进行列。

段平在写作中吸收了小说时空的处理方式,小说的意向、寓言甚至隐喻之类的手法。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描写,感人至深。由于从事共和国保

密度极高的任务,父母兄弟都不知道宋文骢到底是在做什么的。32岁还没有结婚的宋文骢让家里人着急,让二弟专程去探望他,二弟无意间看见书柜里有几本医学类书籍,于是蛮有把握地写信告诉家里,说哥哥当了大夫,而且是军医,救死扶伤,救命要紧,哪里有工夫谈情说爱?中国对歼-10适度解密后,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始在公开报道中将宋文骢称为“歼-10之父”,家人这才恍然大悟。报告文学的细节化、经典化,其实就是文学化。歼-10首飞的场景描写生动感人。1998年3月23日,68岁的宋文骢,像是送自己的孩子进考场一样,一直将战斗机送到起飞线。首飞成功,当飞行员雷强从驾驶舱中走出时,他猛冲上去,“张开双臂像拥抱久别的情人,将雷强一把拥进了怀里。”而雷强因兴奋甚至忘了规定的报告词,行过军礼后,顺势向宋文骢伸出了大拇指:“棒极了,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那一刻,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这些细节描写又是有节制的,主人翁的语言朴实而自然,是真情的流露,更加真实感人。作者还善于用对比手法来表现人物。《前言》部分就将中国歼-10之父与俄罗斯格拉什尼科夫夫进行对比,第一章中又把中国的冯如与美国的莱特兄弟在飞行器制造方面的创意进行对比。从大的方面讲,他将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日本、法国的军事实力进行对比,标出我国的方位和需要努力的方向。

《宋文骢》贴着人物性情来写,使之血肉丰满,充满人情味。常年从事飞机研究工作的宋文骢有时出语很“杠”。当听说让他到北京参加一个新型飞机研制会议时只是为601所“参谋参谋”时,云南人特有的耿直在宋文骢身上表露无遗,他没好气地道:“既然方案都定了,还让我去干什么?”最终却一气呵成,拿出了自己全新的设计方案。“如果说我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人的寿命太短,时间太少了。如果有人能够活到100岁、200岁,那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研制几架飞机。”语言情味和力度的增强,大大提高了作品动人的艺术效果。

阅读笔记

从一滴水中见世界

——读张稼文《那些小事情》

凌伟良

喝过无数茶,想其中的一杯,一直在回头找,这杯茶就特别韵味了,读张稼文散文诗集《那些小事情》(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就是这种滋味。

周遭的人,眼前的事,在他的笔下稀奇,在他的文中惊喜。他明明白白的只是一杯茶,你却喝出了米酿的酒味,盐腌的肉味,烟熏的日子味。

张稼文的散文诗里既有成人的狡猾,又有孩子的纯真,它们交织,它们脱着,你很难插足什么,你也无法分割什么。隔山听歌,隐隐约约,就是这个距离的阅读,我有过同其他不同以往的触动和受用。

就悠悠实实在在地读原文,他的描述,他的叙述,他的细节,他的故事,太日常了,一点也不违和。写作是表达,文学是表达过程中的意外,诗更是。我在阅读中一直期待这种意外的出现,尽管至今还仅仅只是隐隐约约的,我一点也不着急,因为知道:他写的我读的是同一类东西。我们不妨选取个别篇什进行解读,以供欣赏。

打开一只箱子,发现里面装着的还是一只箱子,小一些。再打开,里面继续是一只箱子,更小一些。我收手。我明白这样下去有些事情将不可穷尽,要么不可收拾。

——《有些事情》

这类玩意,似曾见过。这类事物,似曾相识。

玩弄。只要人还在喜欢玩弄事物,总会落到:要么把事物弄到不可穷尽的地步,要么把事物玩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收手是明智的。

文本陈列的现象,观察日常时入心,洞察过程中出穷,结论的意外,合情合理,精彩在于暗合客观存在。作者的高明在于于仅仅使用一些貌不扬的文字就把俗理把玩得尤其深刻。

一片叶子飘落门前。“你想要进来吗?”我心里在问,但我手中的扫帚轻轻一扬,将它扫下了台阶。那是一片冬樱树的秋叶。那色彩,那光芒,多好看呀,像我曾经有过的某个梦一样。

——《一片叶子》

夹进书里做书签的那一片。可即便是书签,也只是在中断阅读的时候才看上去一眼,就一瞬。昨日虽在,纵然已经随烟约约。而今日的惯性是那么不可逆。欢迎还拒,我们时常如此表率。既然这世界已不再纯粹,那就选择深刻吧。

数月里一直呈枯枝状的葡萄藤,几个枝头乍然冒出一簇簇鲜亮的新叶。我凑近摸了摸,又尽量温和地揪了揪——嗯,还是硬。

也注意到有一枝不见动静,也去摸、揪:清脆地“啪”一声,断了。

——《肉眼难辨》

经历是最好的素材,文字的描写,不是还原,是再生。我养有十余盆盆景,二十年来生生死死,现在还剩一半。他所观察到的,我这儿现在就有实证。这是在植物的老年才会出现的现象:半生半死。一棵树上,一半嫩芽绿枝;一半枯枝死状。树的根没死,枝就有机会复活,但最终还得看自然的造化,谁先冒芽谁就抢得了活的先机,后冒芽的也有活的可能,只是过不了多久就抢不过那些先冒芽的,渐渐就枯萎死去,届时你若也去折枝,那一声清脆就能听到。

这一类经历于我们,再多也只是经历,而张稼文却用他的文字,在细腻地刻画和体味中,衍生出意味和趣味。不夸张地说,当我

读到“断了”这两个字时,不禁发出声来,这事都能写出动静来,绝了。前面我说的,文学是表达过程中的意外,真是的。手头若带着吃的,给它一点。若还可以忍受它身上的气味,那么也轻轻抚摸它,但不要触着它的痛处。

也不要让它嗅见你自己未愈的伤疤。——《流浪狗》

他对狗的理解细致,即便是养狗人士对狗身上的气味都没有他那样的准确和客观。不仅如此,他还关注到了那些可能存在的深处。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了自己的那些。就是因为自己的那些才触发了那些早已惯性的怜悯。

我们不是圣徒,虽然达不到悲悯的境界,但我们还是能守住怜悯的地域的。流浪狗不过是个借代,但凡如此的遭遇,他肯定都会这么想这么做。爱,似乎寻常,出乎寻常。爱,还需要如他那样懂方法,有分寸。我尤其欣赏本文的叙述风格,心思与心态,越不露声色,越声色缤纷,越简约,越高级。

你登上巅峰,你赢了,但我们眼见你一无所获:头上是虚空,四周是稀薄少氧的空气。

接着你摔倒,滑下来,落回这平地,回到我们中间:看似输了,其实你一无所失。

——《有惑》

这道理谁不明白。这道理又有谁真的明白。输赢的计较,可以看出文本的侧重,也是作者的心势所在。一无所获与一无所失,关键在“回到我们中间”这个词。我看到了作者站着的位置,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也只有这个位置看得清。

谁的手伪装成树枝,谁的眼睛变成那树叶?谁的脐带是树根,谁的红唇是秋实……

还有,那团浓浓的树荫是谁的沉默,吸引我,使我也陷入沉默?

——《一支恋歌》

两个字:感染。被什么感染?一个词:沉默。奇怪的是:鸟开始欢呼了。树开始落叶。

生了青苔的人行道的方格地砖上,一只蚂蚁在捏一扇破碎的花蝴蝶的翅膀。捏不动。它扇着自己的猎物团团转。又来了一只蚂蚁。

它俩一起捏。还是捏不动。它俩围着猎物团团转。我真不想袖手旁观,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也成为第三只蚂蚁,或者如何让它们相信我也是一只蚂蚁。

——《蚂蚁》

真有心肠,太有心肠了,看蚂蚁擅物。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出过两部长篇小说并且50上下的成年人,看诗集扉页上的那张照片,你惊讶他居然还能有那么完整的孩子气。

如何化身为第三只蚂蚁而不会被两只蚂蚁误会,让这场搬运完成它漫长的里程。一种因想法而呈现的姿态,作者的天性倾向一览无余。诗,因为想象而幸运。

我年轻过的地方。我曾常常醉倒在它的小酒馆,朋友们为我付账。

我年轻过的地方我再也回不去——那里有许多姑娘,都比我的诗漂亮。

我年轻过的地方,而今已死亡远。

——《圆西路》

读这一章散文诗,“比死亡远”,这句经典。死就住在生的隔壁,你明白什么比死亡远。生命过程令人感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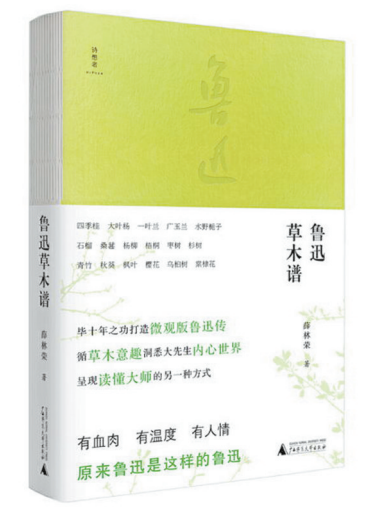
圆西路上,作者年轻的时代。它打动了。让我潸然泪下。

新书推荐

鲁迅与草木共此生

——读《鲁迅草木谱》

赵青新



研究一个人,感受他的气息是必须的,假如想起那篇脍炙人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许你会意识到鲁迅对花草树木的热爱。假如更有心一些,或许你会注意到这份爱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作家薛林荣就是那样的有心人,他从鲁迅的作品和札记里提取了一份密码,以花草树木为切入点,以年谱时间为线索,撰写了这部《鲁迅草木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这是一部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随笔集。薛林荣自述,“积数年之功,以十万言勉力勾勒鲁迅与草木之关系”,文章属于风格小品文,依时间顺序——铺排,赫然成谱,故谓之“草木谱”也,为了避免引申转化,不使原意歪曲,文中所涉内容不乏完整引用,或在材料间稍作过渡,略施议论。换句话说,是一部读书札记,颇有些钱锺书《管锥篇》的旨趣。

这本书邀请我们作一次漫步的遐想,不仅与鲁迅相遇,还与周家大宅的四季桂、夹道的万株杨柳树、上野的樱花、水野的栀子相遇;与鲁迅一起,“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点的青天”,听“窗前枣叶簌簌飘落如雨”;在北京,“八道湾的大叶杨有风就响”,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搬至西三条21号,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句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厦门任教虽仅短短135天,鲁迅亦留下了“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的记忆;鲁迅一生奔波劳碌,但心眼不倦地张开,“在西安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在广州,他与许广平会合,喜悦地说,“水榭楼青葱得可爱”;在躺下的大地上,广兰是他的墓的一部分。

在草木的芬芳里,我们沿着他的足迹走一走,得一次亲炙的机会,或能弥补一些恍然的遗憾。此外,薛林荣还提示我们留意鲁迅作品的植物描写。比如,短篇小说《高老夫子》两番写出高老夫子和桑树的遭遇,并非闲笔,是为突出人物的虚伪和不堪、窘态与局促。在我极喜爱的传奇笔记改编的《眉间尺》里,杉树林见证了奇特的复仇方式,或者说见证了复仇之前的奇特埋伏。在《药》里,杨柳、红白的花构成了鲜明的植物意象。在鲁迅很多的诗词和随笔文章里,也到处可见见红紫繁、草长莺飞的歌咏或借景抒情、象征的应用。

对生物学的热爱,很早就浸淫在鲁迅的生涯里。童年的百草园是他的极乐世界,他渐渐成长为一个小小植物学家,青少年时就能在《荷花杂志》刊登数篇生物笔记。鲁迅始终热心科普工作,他翻译《药用植物》等外文书籍,帮助三弟周建人编写科普教材,他在1930年就发出了林地沙漠化的警告,正如薛林荣所评价的,鲁迅是一位自觉的生态保护先行者。鲁迅的古典传统文化造诣极深,他曾经工笔抄录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专门研究汉画像中的吉祥植物,日本风物美学更影响了他一生的审美态度,他的版画水准也是极高的。鲁迅是多才的,在他才华的每一个面相里,都有植物的身影在摇曳,摇曳成一片无垠的风景。很少有人不喜欢花草树木的。植物有许多品质,别样的纯朴,坚韧的意志,自由的精神,蓬勃的生命力。对植物的爱,源自我们向外探索世界,向内探索灵魂的努力,物质浸润在世界之中,世界存在于持续活跃的感受和体验。鲁迅是精神力量特别充沛的人类,因此他比一般的人更能体会植物的美与天地的奥妙,也比一般人更贴近这纯粹的存在。

微生物史的方法被用在文学研究的领域,系统性地收集这些微小的发现,为看似陈旧刻板的领域注入新的活力,薛林荣的这项鲁迅研究,是很可喜的尝试。这有一点点像是,地底野草的种子,钻出来了,威蕤着,迎风招展,带给我的欢欣。

新书推荐

《诗词格律全集》出版

中国古代诗词鉴赏和创作的一部入门书《诗词格律全集》(张小燕、陈佳编著)日前由中国华侨出版社重印出版(2019年12月)。这部62万字的工具书,从诗词起源、概述、基础知识、格律、种类、手法以及诗词的赏析等,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选用了诗词实例,有助于学习者提高鉴赏力,提高诗词创作水平。该书既可作为初学者的入门书,也可供专业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

郑千山